

郭在貽文集

第一卷

大才直上青樓詩名遠正時
風前帶一玉同心結
杜陵邊南北
覺得揚州夢
曉臥官前尚宿醒
芳一二月春夢如書胡
胡公親筆松陰曉晴

啓功題



中華書局

郭在貽文集

第 一 卷

訓 詁 叢 稿
訓 詁 學

中 華 書 局

2002 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在貽文集/郭在貽著. -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ISBN 7-101-03263-X

I. 郭… II. 郭… III. 郭在貽(1939~1989) - 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05262 號

責任編輯:李解民 李晨光

郭 在 貽 文 集

(全 四 冊)

郭 在 貽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3 1/4 印張·12 插頁·157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冊 定價:136.00 元(平) 168.00 元(精)

ISBN 7-101-03263-X/H·180



郭在貽教授 (1939—1989)



六十年代初攝于杭州



1976年攝于杭州



八十年代攝于寓所庭園



郭在貽（右一）與姜亮夫先生正在
討論學術問題，時為姜先生助手
（六十年代初）



正在書房中工作（七十年代中）



1964年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合影，
前排右1沈文倬，右3夏承燾，右5姜亮夫，左4胡士瑩，左5王煥鑣；
後排右1郭在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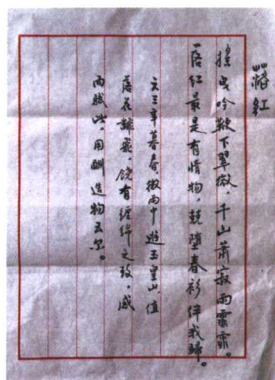
與許嘉璐、唐文（八十年代中）



與教研室的同事，前排
左起：黃金貴、曾華強、蔣
禮鴻、洪湛侯、祝鴻熹、郭
在貽（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
屆青年語言學家獎頒獎儀式。前排
左起：蔣紹愚、梅益、呂叔湘、郭
在貽、李家浩；後排右一劉堅、
右三朱德熙、右四李榮



自作詩



1988年攝于寓所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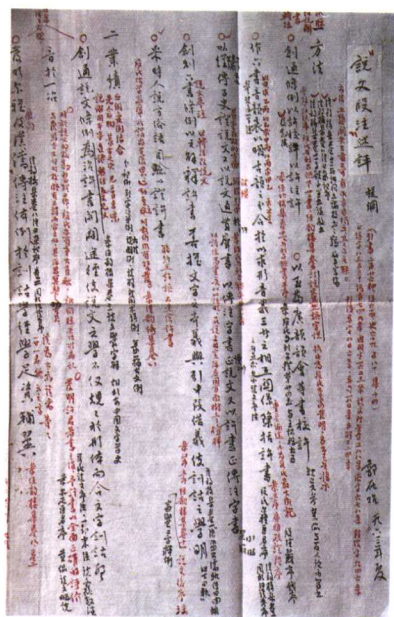
與杭州大學古籍所師生，第二排左起：郭在貽、雪克、平慧善、徐規、姜亮夫、沈文倬、劉操南、王榮初(1986年)



手稿原件



《楚辭解詁》手稿



《說文段注述評(提綱)》手稿

序

2001年12月在京舉行《孫詒讓全集》編纂工作會議，在貽的高足王雲路、張涌泉兩位教授到會。他們告訴我，在貽的文集已經整理好，希望我能寫一篇序。我未加思索當即答應了。早就想寫一寫我心中的在貽了。這麼多年始終沒有動筆，是因為自他去世，只要一提起他，我就平靜不下來。前幾年看到劉堅兄一篇飽含感情回憶他的文章後，既覺得我也應該用文字一吐久鬱的懷念，以讓人們更多地了解在語言學這個角落裏曾經有過這樣一顆璀璨的星，知道一位樸實嚴肅、成就斐然的學者的另一面，同時又不願意去碰那正在平復的失去摯友的傷痛，因而至今一個字也沒有。

是的，我該寫了。但是記憶的閘門一經打開，往事便泉涌而至，一幕幕快速閃現，清晰而又模糊，以致我多次手撫鍵盤，竟理不出個頭緒。春節將至，張涌泉教授又來信催促，意思是假期裏總該稍閑，或許可以交卷了吧。出於對恩師的愛，他這樣想，是情理中事；但他畢竟年輕，還不能充分理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紀念亡友時的心情：我哪裏只是因為忙而沒有寫。但是，我的確該寫了。

寫什麼呢？想來想去，在貽的學術造詣，對訓詁學，特別是對俗語詞研究的貢獻，他繼承樸學而又有所發展的治學風格，他

純潔、寬厚、真誠的人品，都為語言學界所共讚；書文具在，讀之者自當知之，無須我在這裏介紹。想來想去，還是寫寫往事的幾個碎片吧。

我與在貽初識是在1980年1月初。我與郭錫良、趙克勤二兄到杭州大學徵求對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的意見。杭大中文系為此組織了一個小型座談會。會上，在貽的話不多，提了些什麼意見也早已遺忘。留下的印象是，當時就覺得他溫文爾雅，言不虛發，功底很深。會上只說關於《古代漢語》修訂的事，未得個別交談。正遺憾間，晚飯後，在貽却推門進來了。那一晚當然相得甚歡，但當時也沒有想到，從此刻起，我們即成莫逆。或許這就是所謂“緣分”？

當時“文革”剛剛結束，知識分子迎來了第二個春天。人人覺得有用不完的精力，更有做不完的事。我們都忙，一南一北，難得見面，平時只能書信往還，匆匆一晤也就顯得更為珍貴。那時一想到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兩句被用爛了的詩句就會跳進腦子裏。我品出了個中滋味。

1984年，在貽榮獲首屆呂叔湘基金獎。我為他而高興，得知他將來京領獎，又是一番欣喜。他在京只待一天，領了獎，就跑到我家來了。他說，這些日子身體不大好，本不想來京的，但是劉堅兄告訴他，呂先生希望他能來，就來了。這次來，哪裏也不去，北京的朋友們就託我代為問候。坐了一會兒，他說，咱們出去走走吧。我問去哪兒，他說去琉璃廠，看看有什麼書可買。我們去了。當時重印古籍還很少，錢裝書又太貴，非我輩所可問津。他似乎身體有些不適，轉了一下，我們就來到和平門外大街

的一家餐館。他堅持要喫清淡的菜，“魚、肉沒什麼意思。最近胃口也不大好”。這時我纔知道，他為什麼不想在我家喫飯。他是喜歡我愛人做的南式餛飩的，而今天不願意沾葷腥了。於是我叫了幾個素菜，他也没有喫多少。此後很長時間，我一直以沒有好好款待他而自責；待他病重我纔明白，他的食欲那時可能已經受到肝膽欠佳的影響；於是我又因是他來看我而不是我去看他、我居然還陪他逛什麼琉璃廠而後悔。

1982年夏天，他和祝鴻熹兄的幾個學生，包括王雲路、方一新等要畢業了，他要我去主持答辯。我去了。被邀請的還有華東師大的李玲璞先生。學生們論文的具體內容早就忘了，但總體風格近乎其師，這印象却是深刻的。在貽私下誇獎學生的話也還留在耳邊：“這幾個學生原來的基礎並不怎麼好，但是都很用功，進步很快，很不錯。”現在這幾位都已是著名教授，成就斐然，證明了在貽善於識人、教人。對於學生的論文，事先他并不置一辭，顯然是出於公正之心完全要我們來評判。

那幾天當然和他幾乎朝夕不離。答辯之外的時間，遊西湖，走十八澗。他特別欣賞湖心的阮公墩。“現在到處都是人，熙熙攘攘，沒什麼意思，那裏人少，難得的清靜。坐在亭子裏，——亭子、桌、椅都是竹子做的——泡上一壺好茶，一個人看書，或約幾個朋友聊聊天，很舒服。”過去我來西湖，并沒注意到那個小小的圓形島，當然也就從來沒有上去過。經他一說，立刻有心癢的感覺。可惜那一次因為沒有遇到合適的船，沒有去成。

事隔數年，忘記了為什麼事我又到了杭州。阮公墩的事我早忘了，他却沒忘：“咱們去阮公墩吧。”船還沒到岸，就見幾位宋裝的“酒保”走過來迎接。隨着他們進得亭子，果然亭、桌、椅一

色竹製，古樸雅致，但是招待我們的却是着紅裹綠的“古代丫鬟”。外皮雖“雅”，張口舉止却俗，形成了實在不協調的味道。茶也一般。“我上次來還沒變成這樣。商業味太濃了。煞風景。”他的話音裏似乎有幾分歉意。一碗茶沒喝完，他就又領我走了：“到黃龍洞去吧。離杭大也近。”黃龍洞又是另一番景象，山不高而秀，林不奇却茂，曲徑盤桓，涼風習習。雖然門前也有攔遊客的花轎之類不倫不類的服務項目，山門、園內也是滿眼古裝，但我們還是找到了一個僻靜的去處，人聲和花花綠綠被隔在濃蔭和山石的那邊。這裏的茶甚好，雖不及虎跑泉，也還清醇，輕輕一啜，餘香在口。“這裏怎麼樣？我常一個人，帶本書，要上一杯茶，在這裏一坐就是半天。”在貽此時頗有了幾分得意。“你真是‘市中仙’。可惜我沒有這份清福。”“北京沒有這個條件，你也忙。我是除了讀書，寫幾篇文章，什麼事也做不來。”

我知道，他不喜涉足世務，故有是語；他所不喜歡的，只是那些是是非非，是煩瑣的雜務。而對公眾事業，例如對學會的事，他是熱心的，只要不讓他做那些雜務，總是盡心盡力。我在大連、唐文兄在蘇州，都辦過訓詁學講習班，每次請他去講課，他從沒有二話，對食宿的安排也從不計較。他之喜靜，乃性格使然，有時離開鬧市，躲進山隅“成一統”，大概就如同當年他在嘈雜的喇叭聲中獨自徜徉於古籍。

最不能讓我忘懷的，是他兩次住進醫院的情形。

他第一次大病，恰好我在身邊——是在長沙紀念楊樹達先生誕辰 100 周年的會上。我與他同一房間，後半夜，他突然腹痛，却不肯喚我，我平時睡覺很死，可能他也發出呻吟了吧，我竟

渾然不知。待我醒來，始見其展轉強忍之狀，至今憶起猶令人膽裂心碎。幸虧附近即有醫院，馬上我與友生孫雍長等人把他送去，守候在旁，直到醫生作出診斷。他患的是急性膽囊炎。此時我後怕起來——聽說急性膽囊炎如果耽擱了，是能要人命的。看着他那蠟黃的臉色，扭曲的面容，我只能默默地站在床頭，第一次品嚐了目睹親朋的極度疼痛却束手無策的味道。他一再讓我回到會上去，雖然我站在那裏無濟於事，但我還是不願走開。醫院的條件很一般，病房簡陋，衛生情況也不讓人放心。隔了一天，杭州大學派了人來照顧并接他回杭，大家纔放下心來。待到他第二次住院，不得不做手術，我纔知道他的膽囊炎的嚴重程度。我不能不為他在長沙時忍痛一夜的毅力而驚嘆，同時也為我没有及時醒來而自咎。

他第二次住院時我正在復旦大學講學。我帶着幾個學生趕到杭州去看他。當時他因膽囊炎引發腹膜炎動了手術。看來恢復得不錯，面色已經有些紅潤。據他說只是體力還不及以前。我們在病房裏暢快地聊，又陪他在醫院附近散步。怕他過分勞累，未敢久留。我是心裏裝滿西湖上空燦爛的陽光向他告辭的——病根除掉了，從此在貽會健壯起來。朋友們也都以為在貽的病在膽，不料奪去他生命的竟是肝癌；我更沒有料到在浙江醫院的一握竟成永別。

在貽去了，從此中國語言學界少了一位飽學嚴謹、深邃卓犖的學者，我則少了一世難遇的摯友和誼友。說來也巧，他和我們的太老師黃侃(季剛)先生都是只差一瞬將滿 50 歲時捐棄館舍的。50，這是多麼寶貴的年齡啊！難道真的“文章憎命達”，傑出的才人都應該在壯志將酬的最佳時刻撒手而去嗎？“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蒼天何其無義也！

在我家的窗臺上，有一個盆景。幾塊江南虎皮石並立，錯落有致。幾次搬家，許多笨重的東西都丟棄了，惟有這個盆景，一直隨我左右。底盆并不好，是水磨石的，若是現在，玩盆景的早已不屑一顧，可是20年前這在北京却很難覓。後來有人勸我換個好一點的盆，我不聽。——這是在貽送給我的呀。

那是個夏天，在貽來北京了，從機場直接來到我家。一進門，就見他手裏提着一個大紙盒子，重重的，打開來，就是這個盆景。我提一提，總有十來斤吧。我說：“提這麼重的東西來幹嘛？你身體又不好。”“送給你的。爲你準備了一盆蘭花，沒養好，沒有帶來。你不是很喜歡盆景嗎？這是虎皮石的，最好。”這時我想起，有一次我到他家，進到書房，除了排放得整整齊齊的滿架書、書桌上同樣整齊的筆墨紙硯（他寫信寫稿都用毛筆）、光可鑒人的地面讓我讚嘆外，尤其引我注意的是書架上的一盆蘭花和窗臺上的一個盆景。我平時并不好此道，但蘭花那柔長的碧葉和即將開放的花瓣却讓我感受到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美；那盆景呢，幾塊石頭，——和現在他帶來的幾乎一樣——環繞着一汪清水，石上長滿了青苔，猶如人迹罕至的深山峭壁；石縫間鑽出一株“古木”，虬蟠蒼勁。不知怎麼，我突然覺得這兩樣小東西就是在貽性格的寫照，而也只有像他這樣沉靜、豐富、內向的人纔配得上這花，這山。“郭兄，你還有這個雅興？”“看書看累了，看看這玩意兒，可以放鬆放鬆。”他看我對那盆景比較注意，就介紹說：“這不能曬，長出青苔纔有意思。”這事已經過去一兩年，沒有想到，他竟然記在心裏，又居然不怕重，從外面提回家，又從西湖